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顏山雜記卷二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周文彬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一

顏山雜記

地理類八
雜記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顏山雜記四卷

國朝孫廷銓撰廷銓字伯度又字枚先號沚亭

益都人前明崇禎庚辰進士入

國朝以薦授河南府推官擢吏部主事歷官內

秘書院大學士謚文定益都有顏神鎮形勢

險阨明代嘗建城郭設官以治之廷銓世居
其地康熙丙午廷銓以大學士予告在籍因
蒐輯舊聞作為此書分山谷水泉城市官署
鄉校逸民孝義風土歲時長城考靈泉廟災
祥物變物產物異遺文諸目敘次簡核而造
語務求雋異王士禎居易錄稱田雯黔書七
十六篇有似爾雅者有似考工記者有似公
穀檀弓者有似越絕書者故相孫文定公廷

銓作顏山雜記山蠶琉璃窰罷煤井鐵冶等
文筆奇峭亦如此云云今考琉璃窰罷煤井
鐵冶俱此書所載其山蠶一條則在廷銓南
征記略中士禎蓋偶然誤記又士禎香祖筆
記引此書所載鳳皇嶺玉皇宮石刻宋太祖
太宗真宗御押與周密癸辛雜識所載不同
云並載以備參考案癸辛雜識為明代重刊
此石為宋代原刻木板易訛當以碑本為據

士禎兩存亦非也惟香祖筆記又據黃瓚雪
洲集議礦盜一疏謂顏神設官之議起于瓚
而駁此書正德十二年巡按黃某奏請之說
為非是則誠廷銓考核之疎矣乾隆四十六
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費墀

序

孝水之為鄉於縣最僻遠而山川清麗民風樸愿城之者王先生元美記之者李先生于鱗于鱗之文頗奇偉而地與事皆不甚切實蓋李生平與王最深其為文特欲侈大之已耳固未嘗身至其地而詳考其父老子弟也然王公之城孝水也襟阜帶溪向背得所高岫霞蒸清泉脈錯自是百年以來民生日繁人文日興變亂之後歸然獨完其功豈可忘哉李所為文蓋於王為不誣而

於孝鄉則少疎矣城東秋谷魏別駕祠有馮文敏鍾司
空二公碑文亦雅健可喜其於風土交涉頗狹予少年
稍知讀書每悵然有感夫境地必待人而顯而人之文
辭非工弗傳故勝區名作常患不相值若幸得之而言
之失真考之不詳亦猶之乎不相值而已相國沚亭孫公
往與予共硯席亦懷此歎今垂三十年矣茲公以謝病
暫歸里居多暇因成顏山雜記四卷寄以示予予讀之
簡而有法潔而多姿上追考工爾雅下亦不失應劭酈

道元其文之工足以傳遠而其實則父老子弟所終日
耳而目之里巷誦說無異物無異辭也昔云元氣之融
結為山川而山川之奇莫不有所鍾以自見孝水之受
名舊矣自王先生城之又且百餘年傳記所載碑版所
垂非不衆多也而工且信者不假於異邦之人而卒出
於公則吾孝鄉之山川誠亦靈矣哉趙進美題

序

余幼讀書談鄉里事嘗有二疑一龍圖范老本吳人嘗
守青州青州至今傳范井固也何顏城僻在深山乃亦
有范泉將無影響又陳仲子者既隱處於陵皇甫謐高
士傳及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又有適楚見聘之文且賴
妻言而止以仲子窮餓又動與妻俱意楚國遠矣安從
得車糧資此遠舉後讀宋史乃知仲淹少長於長山及
舉進士第一猶名朱說舊讀書長白山而此泉亦其寄

蹟非宦蹟也又讀春秋傳魯成公九年而楚入渠丘後
竟滅莒又滅魯直與齊接今顏山上古長城乃齊楚之
防塞去於陵百里耳當仲子世魯雖未滅意楚人狡焉
啟疆逼齊已甚即遠不過二三百里耳因歎人不讀書
見聞寡陋以視天下事固鮮不影響者也甲辰冬余病
罷官兀兀歸卧以山居少累遲之越歲目漸能視腕漸
能書屬長夏無事兼所居近山松下多風亦不甚暑聊
疏鄉里間事以遣懷或一日間日三數日輒得一條手

自錄之數月遂成卷帙因題曰顏山雜記以示友人蒙
曰是當為顏城作志余曰志家文繁而不殺蓋細大畢
舉皆須有義例茲余所記特里巷細言紀近不能及遠
矧嚮者諸鄉先輩郡有志邑有志志邑而鄉舉矣安用
枝指為曰然則不失為荆楚歲時記華陽人物志耶余
曰彼子虛三都之舊倣詭瑰麗筆不勝書茲顏城三里
山郭耳競為其書恐亦不得已也泚園灌長識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顏山雜記卷一

秘書院大學士孫廷銓撰

山谷

蓋泰岱之陰連山二百里斷而復起然後有長白故圖
經曰長白岱之北輔也其二百里間山大如長白者多
有圖經皆無專名明乎皆泰岱之支麓義不得有專名
也辟言地大者雖復千里一以州舉之此其義也雖然

山大矣民衆矣同在山中莫適名也則言不順於是乎
地從主人或以方或以物或以人或以水泉草木各意
贈之辟猶遺賢在野鄉人得私謚焉此其義也孝鄉之
山北望長白東連郡郭其大者宜從郡不從鄉然郡于
岱遠鄉于岱近其自岱來者先從鄉後從郡矣蓋環城
而近有南之峨嵋焉東之荊阜焉西之鳳嶺焉北之鵠
崖虎山焉自岱來望顏城而先入與萊人共之者有嶺
西之禹峯土門西之樵嶺關下之壘口嶺焉自岱來趨

長白而去欲去不去延佇於淄青之界者有峪口之雙
山臺南之八子砦焉自岱來循萊蕪谷而東去復折而
西以啟嵯嶺之秀者有東南之岳陽黑山焉郡志失其
什九山中之人閒日補綴凡其自效於茲鄉者皆得錄
而存之以示後之居是鄉者得攷其畧焉

嵯嶺 嵯嶺者嵯嶺也嵯嶺也者蛾眉也山形秀曲如
眉之臨目也北來者十里間遙見四山高寒一峯隱
秀樓閣三成在青蒼烟靄中嵯嶺上文昌祠也在城

南關

鳳皇嶺 其山南接樵嶺北連西崖迢迢不極一峯迴
注北翔而南折如鳳鳥之矯翼然山半有玉皇宮石
樓古木時出清鐘遙對長河岸柳淺浦沙汀歷歷行
人閒閒魚鳥最為幽絕在嵯嶺西南隔水對峙

玉皇宮宋刻四聖御押

太祖
一
作
八
宗
太
一
人

真宗

一化

仁宗

右一押泐闕

四代皇帝御書押字謹命工再模刻于石朝夕瞻禮
上答聖恩宣和乙巳重六月神霄玉清宮賜紫道士
闕

宋碑肖蓬瀛亭記

乘鸞跨鶴神仙之勝遊瀛海蓬

萊洲島之絕境世之人喜道神仙中事然不過傳記
所載聞而知之者耳顏泉山水之富冠絕淄境巖居
川觀蓋千餘家而居民之東幽谷有泉晝夜混混盈
而不竭是為二女衆泉合流穿雲透石潺潺焉瀉出
于兩山之間是為東谿山山之陰支分派引不假疏
導灌溉蔬圃五六十區是為平流平流之側張君道
源別業在焉南際谷口東接水涯鑿池匯泉植蓮養
魚洲渚其中甃以巨石構亭其上橋梁固而鯨背高

畫舫迴而漣渚碧極目周視烟嵐四圍凭檻俯觀花
木叢翳隨所矚寓皆足以滌塵襟而爽心目故能使
人暫到忘歸每來終日勝地若斯豈數見於人間世
哉克肖蓬瀛信非虛語其始鑿池余嘗為賦詩令亭
既成復屬余為記夫惟處市廛而有林泉之志厭俗
囂而思物外之遊自非性識明達字量夷曠孰能與
此道源其庶幾乎大觀己丑季秋五日新秦臺理曹
椽李桓記

元碑 天之理一耳氣之運行亦一耳故心外無天
天外無道舍心而求天舍天而求道猶適越而北轅
其謬甚矣自漢武立通天之臺候神之館承露之盤
雖為覬福而設亦未聞廟而奉天帝也唐明皇祖老
聃始宮太清于亳邑宋真宗奉天書始宮玉清昭應
于汴都又諸宮觀或置使以領之亦有宰輔而兼祠
職者而徽宗以天子之尊而加教主道君之號時琳
宮之在天下奚啻萬區而三清老氏之祠無處無之

淄郡南鄙一舍許有山名嵒嶺籠水出焉峯巒秀麗
為諸山冠宋大觀己丑有賢而隱居黃冠曰張道源
者樂是山之岑蔚像玉皇而宮之松竹亭沼之勝蔬
果魚鼈之饒絕跡塵外以俟世路清平闕爾道源既
死宮亦闕灰靖康之亂迄聖朝廷祐于今百禩無慮
六七作至泰定初年摧敝又有甚焉鄉耆胡深王福
凡二十輩鳩金僦工圮而復營於是神路有門靈官
有堂百年朽敝復為偉觀苟無此新將遂瓦礫荆榛

而已爾其如摩天蒼檜何是宜碑之以作義氣 前
鄉貢進士東洋李源撰 新授臨江路新淦州蒙古
學教授胡從善書 益都路益都縣典史張 益都
路益都縣顏神鎮巡檢時 進義校尉益都路益都
縣主簿周 承務郎益都路益都縣尹管諸軍鄧囉
勸農事喬汝楫 將仕郎益都路益都縣達嚕噶齊
兼管諸軍鄧囉 勸農事呼圖克特穆爾 至正二年歲
次丙子二月日

虎山 虎踞崖 虎者武也當鎮城之北方以填水口
謂玄武也有玄帝之宮焉又山雖小而作意大有力
如虎也踞踴躍也

英山 鵲鵲崖 削崖臨水樓鳥起于壁間與虎山夾
處以助其力焉

東阜 即荆山麓也下臨秋谷上有盤石廣平俗謂范
文正公讀書臺猶虎丘千人石也以僻處也隱而無
名在城東偏

黑山 環城諸山多青石此獨黑取而煉之一石石得
二斗鐵孝鄉之金鬻鎡犁是取資焉郡志謂言林木
蔽虧常如晦暝聞之不詳也在嵯嶺東十五里

壘口嶺 自土門道至青石關二十里兩山夾谿崖壁
峻竦巖樹交參單車徐引數步一息時則秋泉鳴于
空峽谷鳥弄于陰林夕日層陰徘徊屢顧誠樵隱之
槃居羈塗之逸駕矣參政四明陳沂詩萬嶺千山一
道分向空盤磴歷青雲丹楓黃菊爭秋色白石蒼崖

共夕曛長劒倚峯當面立淨琴流水傍車聞秦關蜀
棧無踰此絕險真穿虎豹羣

副使吳郡王世貞詩千秋此夾谷駐馬意徘徊蒼嶺
峯爭向青天線劃開人疑懸索度水憶建瓴來回首
兵車地虛生命世才

里人孫寶侗壩口道歌壩口道中溪谷黑青石闕下
萬石塞馬踏石稜盤空行俯身北下愁傾側前山回
合路欲無夾岸高峯向人逼有時疊嶂如連城白日

蔽虧生暝色秋高萬樹紛紫翠黑者露潤垂秋實山
鳥不鳴秋已深猛虎高卧夜留跡長弓在背箭在腰
蠶叢自奮千夫力憶昔左車誇井陘宋武大岷快所
經道左馬陵伏神弩天畔壺闕擁地形又見此地設
天險九州則壤分徐青周家青社胙茅土山陰則齊
陽則魯伐齊曾記哀公年艾陵一戰雄千古先克博
邑後克嬴此地川岩映赤羽當年南北阻巖關夾谷
臺高孝水許 聖代一統亭障空青濟分疆開二

府白羊水落羣山高天末秋風吹錦袍騰逃山鬼奔
蒼鼠無限寒光照寶刀

禹山 去城西十五里為王大嶺四望層巒起伏森森
如連波孤峯桀立萬山之表時有雲氣浮浮帶其蒼
岫雨則先起晴則後散城中之雨候也

樵嶺 登團山而南望重岡合沓灌木塞塗是樵嶺也
其下開敞小有田居樵屋依岩三三兩兩中多白石
晴沙汎泉側瀨交影青林之下炎陽朱夏失其酷暑

樵嶺泉也今懸崖有洞去地百尺猿引而上容數百人土人避兵處也在城西南十里

八子砦 北為深谷西為門東南皆巉岩不可以上對谷有人家茅屋啣山半裂石間有洞在巖際不可梯攀中多夜明砂土人歲一取之絕崖而入在城西十里

石馬山黃紅峪在城南三十里

趙進美黃紅峪記并詩村居日已踰亭午客有談黃

紅峪之勝者率爾命蹇過墟落阡陌數里陟山麓山
率磅礴爭奇無所容不可往至峪則岩盡立林木皆
俯忽有邃壑逶迤而開者秋潦之所出也人因以通
焉奇石笏列既往即攀援以登未里許導者邀予遵
左岩之足猿引以上予恃掖者掖者恃蔓葛影皆遙
懸至一洞仰視其戶猶在百尺巔登者手口膝足皆
倚於石如將入焉所倚各相附始徐移其一不可上
下視不知所至惟聽于石踞洞而望重山蒼然危岑

傾岫異勢而同賞古巖對峙雜木森拔時見一二人
出沒鳥巢枯葉間風戛戛不止良久而下復循峪以
入山愈迫石愈瘦而壯細流疊疊鏘然鳴答巖半有
小泉甚湛冽落苔蘚中散流若無遊者至此忽自見
其影在石上乃共嘆悵焉初至第三潭潭淺而澄寒
石相依寂寞幽潔若為冬意所束又百餘步則第二
潭皆冰矣石氣互映不可辨冰上有枯樹痕勁枝頽
榦皆如畫復進則石之或植或卧咸丈餘錯愕相承

初謂徑且窮既數踰之衣袂冷冷有聲受吾趾者皆
若奔雲積雪目力所聚惟蒼寒肅肅而已初潭淵瑩
秀徹石環之以鑑其古貌嵯峨參差大者箕踞小者
旁睨而以潭也則意益孤勢益嚴致益冷而潭亦因
石以成其靜峪至此且盡巖既合而怒起數百丈老
藤盤蛇空遊異木交蔭夏秋間來石上者不見星日
瀑布乘巖首而垂飛沫四濺潭上之石皆不可坐卧
潦水既收潭石皆定人始得近狎之而猶凜然慄慄

金剛經疏
卷一
神淒息斂若無依也峪既窈窕幽宵層障阻蔽暝色
冉冉方自衆山來而遂已先暮潭石清寂出其光潔
並以照人歸者如行淡月中忘吾勞焉

嚴冬方凜冽緒風沐寒疇空林依積雪寂寞發竒遊
暝色入鴻濛岩靜清潭幽微雲翼孤峯素石鳴潛流
絕壁無晦明日夕蒼烟留嵐氣何處滅時見歸鳥投
陰壑雷雨古山光草木收苔潔含晨冰返照披暮丘
衆岑相波濤渺如漾輕舟

西阜 當禹石門外之巖崖也

孫廷鐸清明飲西阜詩天亦愛時節風恬物自清以
君臨水意動我看山情野圃垂新柳春城上舊鶯蕭
辰多勝事隨意一班荆 壺觴雜坐卧徙倚晚烟生
自覺憐同調誰能惜宿醒席邊芳草合眼底李花明
不有石門唱那知物外情

水泉

青州之水載在禹貢曰海若淄若汶

南汶

若濟旁

見於傳乘曰澠廣於水經曰汶

北汶

若膠若巨洋皆川

水也禹堙洪水除菑害疏貢道則已非是不書蓋舉其大而細者可畧也大禹既沒陵谷變移尋經脈水時有牴牾故桑欽又詳之蓋舉其細而大者可按也海納百川川納衆流一勺之多亦歸溟渤匪是則河海無以成其大故酈道元水經注剔山窮谷錄及涓泉野渚渟潭

悉歸掌故蓋舉其纖而細者可盡也若又其隱者泉生
階祀清瀨時聞潤起雲根秋泓乍瀉事已微矣非其土
著孰記潛源聊舉昔人所遺復綴於此非其境者雖近
不錄焉

大洪泉

又名白雲泉

在鳳嶺之陽阿巉岩壘疊相承

如版幹怒濤裂石而出水竇處可濶八尺高六七寸
傾岩爭吐石淙懸注下激深潭驚湍急峽恍忽動搖
每清秋霽夕緣溪洄溯雪浪飛寒覺微風扇於巔末

臨石徙倚如霧露沾人雖去之若遙砵雷之聲猶自在耳按黃河之下呂梁謂之洪言其驚急而盛大也郡乘訛為打關或又從而實之鄙俚無文失其趣矣趙進美白雲泉詩猶借危岑勢獨宜幽者聞色侵寒石淨聲自亂雲分晴動蒼蘿徑秋生白鷺羣壺觴莫早返留看月紛紛 奇雲吐潔岫遠似此泉光但在溪聲內同分山氣涼風烟接潏灩城郭入青蒼前浦孤峯下森森魚鳥鄉

藥王泉

出大洪泉下白石硤砢荇片蒙密吹浪翻瀾
汨汨四出以上承洪泉之頽波不辨其際但覺水面
至此乃突而高洪水有涸此泉不絕

白羊河

出西山流入甕口道亂流齒齒數里行積石
中水南有巨石臨倚方廣若三間屋亭亭如波上立
下則晴沙散雪吹影鏤紋夕陽微射時覩沙面如縱
筆竒書恍恍無定悉天然二寸魚與石旁木葉秋花
相映時則稱此石為釣魚臺其水東去又入石礪中

壁門斗絕無復寸土束隘爭鳴落石潭中曰黑石之灣又北帶麓泉水以入孝水也

麓泉

出黑石灣下河東岸側

孝泉

出大洪泉百步外顏文姜祠下深源靜悶滙為

清池深可丈餘浮泡泛珠吹沙湧起澄淨寒徹不掩針芒藻翻苻搖皆可辨數其上虛簷翠栢負日高寒臨斯池也靡不倚檻徘徊蠲煩易慮者矣水出祠外與大洪泉水合逕踐積石悉成湍瀨峩嶺之陽諸山

泉水左注之鷺立鳧投小有渟瀦乃行峽中石梁起於絕壑闌干橫帶兩山過梁支離泉柳林泉水右注之北流逕西寺閣前黃石起於山根輕湍為之洄注至鎮城西北范河口范水左注之又北沙溝山水右注之又北出於兩山之間是為虎山矣其水半瀦深陂半流石上又東北後峪諸山泉水左注之又屈曲西北石臼河水右注之又北至般陽與般水會

趙進美孝泉詩逶迤近桑梓觸事皆可悅矧茲曉山

淨復對寒泉潔寥寥廣殿虛肅肅涼風發弱荇搖中
池素濤散成雪石壁瀉微雲鳥聲弄清樾倚欄蕩塵
纓顧影傷短髮十年因奔走望遠意飛越何當耕溪
濱放歌甘薇蕨惆悵石橋古樹涼天涯行李豈能
忘已知山意多秋雨自聽泉聲到夕陽

支離泉 出鳳山峽口本沙泉細水而枯旱不竭昔有
道士劉支離呪此水有奇異立碣書符於泉上石蹟
猶存今移於山上玉清宮其詳不可得聞

柳林泉 出支離泉下苑柳繁陰可枕可漱

二女泉 出城南峩嶺之北麓東西有二泉東泉清深
珠而不藻西泉淵閔藻而不珠泉南舊有二女堂今
四角石礎猶存蓋聞昔有二女閔其父母老獨無兒
遂乃共誓不嫁投身淨門以資供養泉上是其出家
之處惜其碣石湮滅事蹟難詳其曰龍泉曰珍珠泉
者皆後人之所目也夫畫龍不靈照乘非寶忍沒獨
行成斯淺義因緣乖格未謂愜然泉上今為龍泉寺

桐栢鬱鬱香臺閒靜以近山也鳥聲多而人迹少時
聞僧伽讚揚清梵值秋高氣徹則萬柿垂紅於金字
丹魚吹碧於淨池此焉棲息亦為勝因水出寺北流
逕趙御史班璽園亭至於城下半入水門半落隍中
西流北折同入范河以歸孝水也

趙進美疏泉記 龍泉水入南城而支焉又遶西城
外城中西南人皆臨水而居日得一人合城中西南
人其得不計矣今歲旱泉不能出日失一人合城中

西南人其失不計矣合城中西南人而出之或一人
或一日或數人或數日耳其得又不計矣塞既久泉
必他溢若大雨泉不能出然能沒也彼時出之其失
又不計矣衆計必能知此崇禎十一年五月二十八
日余姪世榮實倡利濬之舉疊疊新流長幼沛悅爰
刻同言以識始作

孫廷銓過趙侍御園亭詩我屋青岩側君園碧水潄
蒼茫連一徑蕭緘寄遙心泉落山皆響門深柳自陰

坐來幽興愜聽徧應時禽 小築非時就孤亭羨此
安人家分水石吾土富林巒病覺抽簪好官虞避地
難終當茅結屋渾似此中看

范泉 出東阜范文正公祠堂下祠前臨秋谷澗道迴
合舊富喬木其泉流入澗遶樹穿林木葉泉聲瀟瀟
響答文正微時讀書處也按文正父為淄青記室客
死文正少孤育於長山朱氏因名朱說嘗讀書長白
山醴泉寺斷齋畫粥刻苦勵志及登第乃易姓名故

其表曰入境遂稱張祿乘舟偶効陶朱以秋谷之接
迹長白實為勝地伏讀樓尋其有由然近居人於此
谷上遠駕石梁平通山脚接引泉水遂乃於梁上跨
谷分流每尋梁憇集虛谷來風青岩阻日弄溪光拾
澗藻石梁上下南澗北流東泉西逝月淨波明宛成
十字濠梁之性樂以忘還其水逕乎城中與二女泉
合其支流之不上石梁者循山旁注逕趙濟美涼洞
亭南落入於澗皆於城北會為范河以歸孝水也

分署通判平定和清遊范泉詩 龍泉之東秋谷口

瀉出寒流漱瓊玖誰種長松綠蔽天繫雲兩岸垂楊
柳涼透襟裾暑氣微范老藏修歲時久雲間片石讀
書臺籃輿直上荆山陡平看翠壁夾長川鳥鳴不見
紅塵走相逢月色滿山堂況有清人載斗酒岡南岡
北盡桃林問花開後還開否待得春歸約再來尋真
肯負攀枝手恣遊何處問高風千載古人吾尚友
孫廷銓初春賊退後偶過范泉詩 晴嶺猶照石牀

書樹杪危欄晚眺餘石引泉聲成宛轉雪殘山意上
清虛條風微欲迎玄鳥弱荇春來聚白魚斗酒相呼
頻未厭近時憂樂倍躊躇

趙進美同題

風日令晨定山烟盡作春艱難郭外

意珍重亂餘身溪色分晴遠城寒借柳新清吟同倚
杖幽磬更依人又歲暮飲家岐叔秋谷園亭樹

暗溪聲遶山明日氣啣雲霞寒入座冰雪靜依巖謝
客烏皮几長歌白木鐙薜蘿春欲發三徑莫全芟

又別墅作效晚唐 十里嵐光烟後新
蕭蕭灌木照溪濱
青鞋短杖尋山志
白石寒泉隱士身
斷續蟬聲草閣雨
高低驢背板橋人
北窻柳色風吹入
薄暮雲歸滿四鄰

雙泉

觀音泉

沙泉 皆出范泉南
秋谷中北與范水合

馬君祠泉

張一泉 皆出西山旱溢無時夏秋水漲則粼粼成川
同為沙溝河以達孝水

孫廷銓晚秋過馬君祠詩 孤村人境外烟火負巖
居茅屋圖堪傲霜林錦不如峯迴看路誤木落識天
虛日夕狂歌起依稀是接輿 小圃深藏壑危峯欲
造天刈葵千樹露蒸棗一林烟山勢連愚谷溪流似
冷泉翻愁車馬過蘿徑最高懸

務子泉

倒流河

梁莊泉 皆出東山合流逕彼岸寺南入於孝水按後
峪村彼岸院金世宗大定四年勅建有尚書禮部牒
文刻石院中餘文剝蝕不可辨讀矣其寺後枕山阿
前臨溪水平泉深柳可以植蓮菱泛鳬鷺為勝觀也
按水經注隴水南出長城中舊注當作瀧水
瀧有雙龍二音東北流
至般陽縣故城西南與般水會水出縣東南龍山俗
亦謂之為左阜水西北逕其城南王莽之濟南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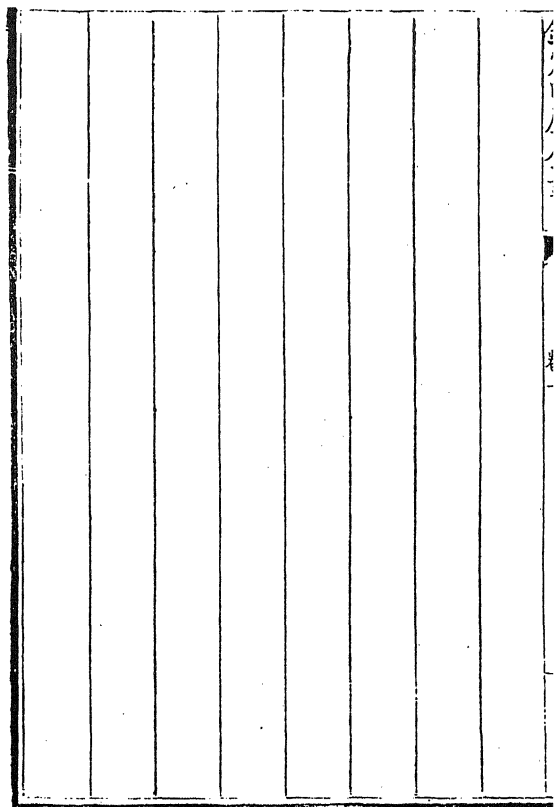
應劭曰縣在般水之陽縣資名焉其水又南屈西入
瀧水北逕其縣西北流至萌水口萌水出西南甲山
東北逕萌山西東北入于瀧瀧水又西北至梁鄒東
南與魚子溝水合水南出長白山東抑泉口山即陳
仲子夫妻之所隱也孟子曰仲子齊國之世家兄戴
祿萬鍾仲子非而不食避兄離母家于於陵即此處
也其水又逕於陵縣故城西王莽之於陸也世祖建
武十五年更封則鄉侯侯霸為侯國其水北流注于

瀧水瀧水即古袁水也故京相璠曰濟南梁鄒縣有
袁水者也瀧水又西北逕梁鄒縣故城南又北屈逕
其城西漢高祖六年封武虎為侯國其水北注濟其
城之東北又有時水西北注焉

青州府志古孝水一名籠水今孝婦河也北注般陽
般水入焉又北逕長山縣西又北逕新城縣西又北
入于小清河抵高苑博興樂安又東北高家港入于

海

小清河即濟
水之支津也



城市官署緣起

余行萬里而歎人事之治亂靡常地氣之盛衰有故也
或都邑而廢為丘墟或鄉聚而蔚為奧府其將興也賢
必衆多其將廢也俗必先壞不可不察也孝鄉于古雖
無專城然其郊于齊魯則大國也錯于淄青則雄州也
南接秦嶽其山鬱儀以嵯峨猶岱畎也孝水洋洋潤數
百里卒放乎清河以達滄海猶濟滙也古者巷有人亭
有長到今傳之有賢則名地不在大矣有明隆萬以前

孝鄉為青州巡道之治府巖闕巨防阻三面以制十八城亦形勢之宗也一女煽亂三勤王師變起蒲臺禍延長峪鎮之驚豈鎮之孽哉世宗之世名賢作鎮繕我城隍綏我父老莞絃俎豆以安經鋤百餘年間彬彬乎興於禮讓文學矣

巡檢司 宋以上無考今按顏文姜靈泉廟金皇統元年碑載淄川縣顏神店巡檢徐闕庵上村白雲觀元至元二十七年碑載益都縣顏神巡檢馬受則巡檢

一官自金元已有凡歷五百年至今因之也

撫按行臺 弘治八年山東撫按以顏神鎮為地方要害建立行臺一所常川巡行駐節

按察分司 正德五年添設青州道兵備僉事一員往來駐劄每歲在鎮關個月建城以後地方無事巡道常川駐府城非有公事不至鎮城矣

青州府通判分署 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黃集奏請下兵部議覆看得顏神鎮南至萊蕪縣兩山夾立接

連新泰蒙陰山嶺北鄰淄川長山孝婦河水拖遶地勢險要山川環抱軍民雜處多有以強欺弱以衆暴寡又兼各縣挾分土分民之私以致羣盜借出此入彼之險題奉欽依添設青州府捕盜通判一員在鎮專管防禦兼轄新淄長萊等縣地方有警即調遣兵馬聽其約束萬歷二十年本廳通判劉芬桂上請兩院奏准頒給關防一顆崇禎十二年朝有裁府廳添練備之舉部議將本廳衙門裁革鄉官兵部尚書仇

維禎等具呈廳官萬不可裁兩院奏准復舊

附隸人 正德十二年兵部題准設通判遂奉撥青州道團操快壯五百餘名在鎮操演防守取食於淄新萊壽高蒙六縣載入各縣賦役全書後因承平日久各縣災傷陸續裁減尚存快壯一百六十名至順治五年盡裁去

萬歷四十八年嶧縣蓮賊作亂本鎮通判李延芳請添兵防禦准撥青州營兵一百員名又召募新兵一

金匱縣志 卷一
百名益都縣設處工食在鎮鎮守事平始撤

按本廳設官以來其有政績生祠者 南樂魏怡

祠在秋谷范公亭後 關中趙存誠祠在鳳皇頂

上 關中李延芳祠在顏文姜靈泉廟旁 桐城

齊登輔祠在永濟大橋東畔

附設官議三則 一廳屬兼轄四邑不當改去按濟

南李攀龍顏城碑記四方亡命嘯而過市百數十年

冀氏姚氏九為倡亂以毒我百姓蕩我廬舍至令一

妖女子三勤王師兵部設官議云各縣挾分土分民之私以致羣盜借此入彼之險是往昔顏山之亂非必土人之為之實四方逋逃不可究詰之為之也四邑既歸疆索百年遂靖崔符效可覩矣一旦謂區區郡倖無事此穰穰者為遽削而去是嚮其利乃忘其功去其害又辭其費本末輕重未深權也一團操快壯不當全罷無事而養土兵與有事而調客兵利害孰多計眉睫者必曰客兵便事至而集事平而罷

費不加長兵不加募也故客兵便懷遠算者必曰土
兵便安其田廬習其險易釁不外生民不內擾也故
土兵便試就前事權此二議彼亂者九起王師三勤
計其為費必不減於五百團操民快之口食明矣一
通判既專城本鎮不當頻數視篆他邑是官之設既
號賊曹非望以焦頭爛額為功將借以建威消萌為
重況鎮城之衆視下邑不啻倍之鄰山逼近去縣復
遙穰穰待命累月無官鄉之人即欲親鄰善俗不煩

雀角其如越境暴客輕肆狗偷何顧其才者既樂親繁劇之事不耐端居其賢者即欲以雅俗坐鎮為心難違上指豈寧鎮人望治之情恐亦非初議設官之意也

石城 嘉靖三十六年本鎮舉人趙敬簡等議本鎮雖有捕盜通判一員出入無僚佐可屬進退無城池可守誠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請建石城保安地方兵備道副使王世貞據以上請巡撫都御史傳

頤巡按御史段顧言行青州府知府李尚智本廳通判倪雲鵬諸城知縣李永康臨淄知縣衛心親詣本鎮率耆儒鄉民踏勘卜吉督工建城閱三月而告竣周五百丈門四南曰龍泉北曰范河東曰荆山西曰禹石水門三一偏龍泉而西一偏禹石而北一偏范河而東崇禎間添作瞭臺八小水門一當荆山門下南受二女泉水入城分為二一沿城脚而西入于文廟泮池出逕石橋又北逕府館折而西出西水門一

北流至于隅首又分為二一沿西街而西至石橋與泮水合一北流逕東隅首出北水門東受范水西流至于隅首與二女泉水合府館在城西街文廟在其南行臺在其東城隍廟在南門內義學在北街此城中之大畧也

城西之民夾禹石門而西至于隅首有橫街北出郭門而近南出郭門而遠東負郭稍南負嵯岩西枕孝河是為大街大街北出亂河而西起于西寺之崖

陂陀而下北至于疊道西負崖東枕孝河為西治言
琉璃之鑪冶也其民多業琉璃 大街南出過山峽
石橋山房高下環泉而居炊烟三接水石間之北負
嵯岩西依鳳山之麓南望黑石之灣為神頭 城東
之民夾荆山門而東南負嵯岩北枕范河抵澗道折
而南至于雙泉為秋谷口 城南之民傍嵯嶺之阿
屈曲斜連以逐龍泉之分流為南道 城北之民起
于范河橋北跨大河之伏流又北倚于灘東連荆阜

抵于石洞為北關北嶺其民多業瓷窑 河灘之西
起于疊道北至于沙溝為稅務司街其民多販瓷器
此附郭居民之大畧也

山東按察使司副使分巡青州道太倉王世貞碑銘
世貞不佞既已城顏神則諸父老走李先生文記之
而李先生雅善余故於文稱稍過非當不佞中丞公
侍御公之教也與二三大夫士之謀也余惡敢雍容
而坐顯之余不佞又惡敢雍容而顯諸父老之力以

為已功諸父老從子弟蒿萊其畝日夜胼胝將事矣
即因材於山高下陂陀減省他費十之八九而寧無
一二酒漿飯炊之費以勤諸父老二三大夫士瓜分
版築杖馬箠而人策之亦既勞止軍路藍縷以啟茲
城拮据忉忉寔唯二三大夫士與諸父老共其何不
佞之有不佞則竊復隱虞焉為諸父老城顏神者城
之已耶將縣之也城之而前使者以萬計囁嚅旁喝
迄靡敢動令不旋踵而告成事諸父老業已受賦二

百里外不勝其煩附庸即百雉之崇易易若是規而
縣之則可縣之將為若置令若丞蠋役毛供齷人於
衽席間哉而割三邑之膏壤使其民與諸父老並削
而敝筴大左不取也語云見已事不能見將然即令
今決城縣利害與他日身所受本末岐異矣然未可
箸數而舌析姑以明余志耳余不佞敢遂籍二三大
夫士暨諸父老子弟姓名系之碑陰而傳以銘 銘
曰顏姜之山厥陽瀉鹵夾谷造天綰轂其口萊新西

控溜益東走五民居之匪利南畝作為奇袤即山而
取盜鑄椎埋韋跖昧首矛鈐日尋何戎不莽唯余睥
目靡富靡穀本之不探而末是矚厲我父老以勤版
築雉野罄室壺簞道屬唯茲父老藩屏是篤石城戕
戕我可以礪鏃危岡冠領腴泉滋腹在易有言設險守
邦衛以武師周以崇墉遏軋亂萌毋使蔓張毋若安
之薄征厚藏刃鍛鈎喙枉矢大槍銷為鋤耰趣而農
桑比屋興讓遵彼周行牧臣罪言敢告職方

李攀龍青州府志序顏神可城而不可規為縣以官具則民匱而險不為用也

灌長氏曰吾聞諸父老城之始卜也其繇曰城不過百年當盛又百年而衰茲溯厥生初蓋盛已久矣明之衰也災祲相仍九州雲擾通都望郡凋落多矣而此鄉獨完今又二十年而百堵皆作察其生聚似又過焉夫此石田非加闢也為者非加疾也君子甚禍無故之利而惜望外之福彼眈眈有屋穀穀有穀其謂此何哉夫賈

人子徒見微利醉飽侈淫驟獲而驕不顧其後固細人之情也觀子弟者視其父兄觀齊民者視其鄉大夫以謂教行自上也救敝之道寧為朴無為豪寧為愿無為薄即衰可持盛可蓄也凡我鄉大夫共慎此哉

顏山雜記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顏山雜記卷二

秘書院大學士孫廷銓撰

鄉校

聞之先正之言曰先王之興文治非獨長養賢能以陰消天下之跋扈而去其怒也故五尺之童入塾知敬杯酒之聚無禮必譁庠序之教顧不重哉及其敝也士氣浮薄莠言日進使秦人遷怒於詩書而一炬盡之又厲

禁焉卒之民氣飛揚教猱升木其禍旋自中之乃更速於游談而詩書固至今存也故禮教雖薄勝於無禮學術雖敝善於無學何也繆然充盛者甲兵之色也溫文遜志者俎豆之容也今試與建羽旄擐甲胄千夫決拾鼓角而起雖仁者於此奮焉有殺人之心矣試與列絃歌陳詩史講席在前更老在右雖勇者於此油然有安禮之志矣若是者何也勢固使然雖其衰敝勿可廢也鎮之學宮莫詳其始宋元嘗設山長以主守之蓋僅矣

明嘉靖間通判羅賢增修式廓自是春秋釋菜品式備具諸士皆從禮俗寢昌文學興起世有顯者矣

按石馬村古佛院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碑刻是益都縣顏神教諭鄭琥書恐即當時山長也今廟中明碑乃云此廟之設創于元統三年元統是順帝最初年號豈學官已設于元初而學宮顧遲于元末耶且元統紀號止歷二年嗣即復襲世祖故號改元至元又並無元統三年也其說訛誤不足

徵令不載

趙汝弼字

闕

嘉靖癸卯鄉科

趙敬簡號龍泉嘉靖丙午鄉試第

闕

名輦昌府通判

趙敬賓字玉臺敬簡弟嘉靖戊午鄉科宿遷知縣

李時華字還青萬歷癸酉鄉科

趙爾待字需齋敬簡子萬歷癸酉鄉試第四名金華府

推官

李時輝字惟青時華弟萬歷戊子鄉科己丑進士西安

府推官兵部主事復降大同府推官邑人通政曹璜
有傳禿翁李贄焚書有答李惟青書

樂行言字訥菴萬厯乙酉鄉科霍丘知縣

劉若虛字惺源萬厯辛卯鄉科

張曉字明衡萬厯庚子鄉試第二名丁未進士兵部尚
書總督宣大

趙振業字墜垣萬厯戊午鄉科天啟乙丑進士御史巡
漕江南督學江南副使晉階參政

王弘化字懷麓萬厯戊午鄉科茶陵知州

張聯軫字朗生曉子天啟甲子鄉試第三名

孫景昌字羲侶崇禎癸酉鄉科庚辰進士南昌知縣有傳在別集

劉龍光字昆祿崇禎丙子鄉試第四名丁丑進士行人
趙進美字韞退振業子崇禎丙子解元時年十七歲庚
辰進士給事中叅政

孫廷銓字伯度崇禎己卯鄉科庚辰進士大學士

孫廷鐸字道宣崇禎壬午鄉科

趙班璽字受介爾待曾孫順治乙酉鄉試第四名丙戌進士御史巡按四川山西

張聯箕字即公曉子聯軫弟順治戊子鄉科乙未進士鄉寧知縣

張之翰字平侯晚孫順治辛卯鄉試第二名時年十六歲

李融和字介昭順治庚子鄉科

呂維楨字仲英康熙癸卯鄉科丁未進士

按益都縣孝婦鄉編戶二十一社鎮城附郭八社耳
右所集錄悉附郭人外如列鄉記所載王讓字宗禮
幼有孝行嘗廬墓致湧泉之應洪武末由鄉薦授國
子學錄永樂中簡侍皇太孫讀書讓在講筵首陳堯
舜之道惟在孝弟人主躬行孝弟則天下感化不勞
而治每談經必端凝拱立敷宣明暢太孫敬而愛之
時同事之臣陳山張瑛以順旨被寵戴綸林長懋則

強諫不少詭隨惟讓謙默寡言每進規諷亦委曲切
中事情太孫斂容聽之及扈從北行常被召見適甘
泉教諭張昱東阿教諭韓岫永年教諭劉順皆被簡
擢為國子博士侍皇太孫讀書讓雖先進以官序折
節下之意恬如也洪熙初太孫正位東宮進左春坊
庶子未幾東宮即位是為宣宗以傳導功陞讓吏部
右侍郎綸等皆居其次時同官黃宗載負才尚氣讓
每懷退遜遂交好日密在部二年因浙江秋租負欠

積多命讓督理未幾卒時七十四讓言若不出口而
持身素履人所不及洵歷榮顯恭儉若布衣時為上
簡注未嘗矜耀忠亮清介始終如一孝鄉八陡社人
也又郡志列鄭光溥號一山嘉靖丁酉以選貢舉北
京解元戊戌進士除行人歷陞山西提學僉事膽通
五經先行後藝西士向風孝鄉原泉社人也翟鳳翀
字凌玄萬厯甲辰進士知任丘擢御史以中涓漸作
威福主權慮有旁落抗疏指斥呂貴冉登等且曰陛

下一切政令批發雖曰親裁獨斷實非公聽並觀大臣造膝無從小臣叫閹不應所當前而善為逢迎者皆宦寺也叅嗔喜而居其會巧陰陽以行其私相引相煽轉伺轉工請乞差遣之命至不逾時而用人行政偏以閹隔釀叢脞之階折檻批鱗之士或傳重辟而元惡大憝反以夤緣生出脫之路營惑屢售浸假遂開如呂貴冉登凌應登之事旬日間迭見告矣天高難問長此安窮臣憂其終故怖其始後至天啟間

卒如其言遂退居不出及魏璫敗起兵部侍郎天津
巡撫孝鄉西河社人也皆以村居稍遠未敢叙列餘
尚多人悉如此例

灌長氏曰余自童丱時常遊鄉校見堂下喬木皆大于
車輪後學徒不戒失火延燒而泮池銀杏扶疎交蔭猶
至今存思人愛樹繫人已深沉近聖人之居乎學宮之
側故有郵亭歲久摧敝鞠為茂草別駕葉君先登取其
廢地闢為講堂以益學宮欲與諸士讀書講藝其中其

事未就遽已罷去而亦非其罪也惜哉

逸民

夫風俗之盛豈不關教化哉彼匹夫一節之行固不出於鄉閭而詩咏徧德書稱從欲動關主極若此者以醇龐近古一以見教化之行一以見王澤之久苟其隱約而型世小人之澤固亦猶夫君子也彼汝南先賢益部耆舊去古人已遠讀其書猶想見其時況三五之際乎孝鄉僻陋在山中而隆萬以前風俗龐固賢行高致時

在諸生布衣間於今亦少微矣夫公慚卿卿慚長自昔
歎之觀世者寧無怒於中乎聊論次其傳志嚮往焉

李封公寶字魯峯少以力聞長更折節教諸子以儒學
顯而自隱居藥籠間人慕其樂易所居輒倍售同業
皆不及又卜別業孝水之濱種植竹樹蓄琴酒狎漁
樵以自娛子時輝舉進士有學行實為孝鄉之倡魯
峯嘗有句手香丸藥後心靜理琴餘又題竹詩主人
愛竹比琅玕幾度栽培幾度看今已枝枝成大節直

將斫作釣鼈竿聞之其孫篤云

張南野先生名堯封先世稱白馬張氏先生移家傍學
宮自幼習於禮容俎豆被服造次必於儒者教四子
皆為莊士家法醇謹不得輕是非人物即對門生後
進詞色溫溫其言若訥其行若俯不敢以齒德加人
至人有急難空乏望門投止則解衣推食若將不及
臨行贈餞即家無有常假貸與之叔子明衡公既貴
乃折券焉

趙貢士祐自號玉沙性簡淡讀書深默甚有檢裁父應時嘗以貢士為蘭陽主簿家故淡薄祐又耽讀不措意生產愈益貧落或至齋時已過妻孥尚懸釜以待有不堪者輒顧笑曰姑徐徐無妨我讀也居常晏坐一室冬夏不謝衣冠萬步徐行意閒閒既無情容亦無窘步以此人未或窺其際焉晚好青鳥之言雖已策名開戶不仕追摹伏讀著地理紫囊書若干卷寒夜手錄凡三易藁而成邑人兵部尚書邢玠為序而

傳之世多有其書茲不論

藥翁誥余鄉布衣也幼穎俊喜讀書更能強記人有試之者窺翁一覽之書謬摘一二事以為談柄翁即揭其本末源源不竭顧性端慤不趨時間居肆志竟絕意於功名登山臨水搖膝吟咏以此自樂萬厯丙申歲忽思壯遊遂度鴈門登五臺翱翔闕塞時疆吏漸已情窳每遇風物蕭條銅鑣夜起輒興歎咤賦物流連以攄其磊砢落拓之氣迨歸積詩滿冊置巾箱中

六十年無知之者其孫珽偶檢廢簾得之乃付梓余弟保安令廷錫為論定之余讀集中如宸居工靜攝宰府喜相傾地利猥云盡天階敢謂平此雖庶人之議實當時實錄藥言而惜乎君相之不聞也間錄如左

金雀屏

金雀非凡鳥如何數更多三春飛不去終日戀青柯似有諷意

五臺山

勢聳天原近雲連禪院孤雪山迎客凍寒月照僧疎
石影虛空住溪聲梵誦無禪那真妙相不數輞川圖
奉和撫軍魏公與劉靜老飲于部署

秋色看將盡歸圖尚未成不嫌杯酒淡重與故人傾
近塞寒常早憂時氣未平鴈門如潁上應奏德星明
塞上稀知己夫君有素心自公時一過追往意何深
月落燈為續秋涼杯可任白頭人已倦多事未投簪

和鴈門晚眺

絕塞溪聲不斷流
空山落木報高秋
邊庭火息征人喜
邸閣寒生旅客愁
千里孤臣懷北闕
數行歸鴈過南樓
天涯知己誰同在不
擬人間說壯遊

曾大父柳溪公諱延壽故處士也家世朴魯曾大父獨
信嚮儒術小子六歲就塾師于孝感里舍時侍曾大
父起居每見鄰父三數老翁來就曾大父笑言數數
有所稱說或復相太息又時探篋發壽筴共布算事

竟還納封之間治壺榼攜與俱去小子方蒙昧意不
辨也曾大父先故有石田悉已付兩大父所居惟堂
一寢一餘屋八九間僕婢才給灑掃晨起檢料畢即
還視鑪座工人鑪座者余家自洪武塏籍所領內官
監青簾世業也維國家營建郊壇饗殿則執治其櫺
扉簾幌之事而鱗次之琉璃晶映上徹罽毼義取乎
青象穹蒼答玄貺也隸籍內廷班匠事焉故世執之
也過是則復退簷下共前鄰父笑言啞啞矣一日小

子顧見所居堂楣梁間有蒙茸塵封者以問諸父曰
彼卷然者何也曰文軸也盍張焉曰敝矣敝則曷用
藏之曰昔我翁有高義為鄉里盛推有贈言焉誼不
可廢也其高義奈何曰昔高苑南鄙人有販硝于我
里者既得貲納橐裝矣俄而過市而逸其驢以喪其
橐突入乎吾家我翁發之見爛然貲也絨滕以待徐
招其人而還之寶則其實也而驢腹如果矣其人慕
此高義歸治贈言返頌謝焉至今猶曰孫如竹者其

人也我翁以謂人苟有一善未嘗不重于鄉將以教
示吾曹故雖敝不可廢也曾大父儀容豐碩廣顙疎
眉鬚鬚有鬚然畢皤矣年及杖置鳩杖一然不時杖
也小子稍益大以身為杖曾大父杖焉時杖杖時杖
小子負劒辟呬匍奉履綦以足受之意欣欣色煦
煦也時及弟鍾更迭互進小子進所得果餌必令分
遺弟弟進亦令以遺小子且撫之曰我教若兩祖力
學垂四十年鄉里謂且置我輿上日可期也今不能

辦馬耶命也夫吾老矣時小子漸有心知感其言乃
憶諸父老簷下共語時數數稱說者乃謂孫氏敦龐
好禮能事詩書行大其世且說書史道故舊為娛樂
也其太息者憂時念亂謂兒曹行見此也其探筴布
算還復納之者相與醵金為賙給寡乏婚葬資出入
服息必歸其餘簿錄之也其壺榼俱去者為人排難
解紛或里中有報賽當往為祭酒也是皆老而無倦
矣曾大父善獻歌歡至而歌樂也融融每以歲七月

初度置酒北堂兩大父洗竿奉觴諸父薦盤飧小子
輩授几布席曾大父顧而樂之賓至離席降阼階攝
齊從事拜獻即席金奏作鼓一再行無算爵賓主雖
雖成禮而退賓乃顧曰樂哉衣冠之會四世一堂歌
斯咏斯聚族於斯自里中諸大姓未有此也以是熙
熙為八十年太平人物卒後十五年子孫遂以次顯
李布衣時白字嘿菴為人爽朗善談吐嘗遊公卿間意
邁往不屑山水禽魚襟琅琅也性好詞令兼善丹竈

頗量情惜福不以侈汰為豪每閉戶丹成出以示人
不過銖兩取足以給壺餐具雞黍而已曰吾福薄不
敢以多財賈禍也余嘗讀嘿菴詞令二卷音調每有
未叶然當其意得瀟灑閒曠如鶴唳霜臯鳩啼春晝
如月圓月缺一時霎不識江山也折倒的有形骸沒
話說百年身千年調誰是豪傑天生下李侈奢輕財
那管燈明滅世不學假惺惺心似鐵他怎知酒杯寒
再斟重熱休笑俺酒泉竭氣分折吟成愛向楓林寫

醉懶從他竹徑歌閒情只共沙鷗說澹人營業衷腸
話說的來寧貼假做真到底成冤孽隨邪事從來不
徹鬧炒炒苦調甜急忙忙悲攪樂亂紛紛巧弄拙你
看我紅梅綠竹堂白酒黃雞社但逢場耍些杜甫曲
江春浩然驢背雪庾亮樓頭月風光到處閒何必逢
佳節休等待人情問者知那日覺醒來急回頭晚了
也

孫志武字景烈本江都人少年避仇來孝水樂此土遂

土著為人瀟爽喜讀書善談議潑墨作梅竹皆疎挺
有生氣既入庠為益都諸生教授生徒來者日衆乃
於屋後起小亭子棐几竹榻怪石花藥即事為工有
籬菊悠然之意每晨興升講席諸生長幼各以班處
危坐橫經抗聲講義四座悄然稍倦輒掩卷說他事
及古今人物雜以笑謔聽者粲然為之解頤破顏殆
忘其煩乃整襟復講以此人人自得如對友朋之樂
學日進而不自知其故也既罷退入竹亭散髮偃仰

具香茗客至則讌談終日諸生即有疑難轉相教說
人盡其意亦不復數數進溷先生也後徙居顏泉東
墅年已八十尚日夕勤勵引燭鈔書纖纖作細字或
步屨顏泉之上吟風弄月以歸不知老之將至焉

翟徵君良字玉華弱冠聰悟有思理從父宦遊武昌嬰
弱疾劇甚會遇明醫數月得差從此刻意方書窮治
冥緬如是七年轉得統緒既盡發古人之奧府又能
以意叅互用之及歸為諸生方治博士家言而其好

方書日益甚鄉里友朋或病者時一投藥試之並輒
間可已而小試小效大試大效不復能自避悶輪蹄
童叟日集門庭所活人不可量數矣順治戊子徵
書下撫軍撫軍下郡縣守令到門勸為之駕趣乘傳
詣京師既至館于光祿署酒醴餼牽大官朝夕供
張甚厚又數召入禁門皆適以他故中休未得輒
賜燕見會有心害其能居數月罷去年七十餘歎
曰醫小道也後生不敏或束書不讀或復讀之不能

通其意將以救人之為適足殺人者蓋多多矣乃綜輯舊聞辨其同異摘其謬誤著其機要其未發者間以己意疏演並論次之著書數編曰脈訣彙編經絡彙編藥性對搭本草古方講意痘科編余嘗為刊行之嘗有病家患閉秘者延醫數輩來皆不效乃迎翁至按其前方曰我知之矣乃取提氣一藥倍投之諸醫皆相顧笑翁曰第觀之方就食藥熟以進食未既主人報曰可矣一座盡驚乃謝曰此病氣不下行也

我輩力下之猶不得令反提其氣而效若是此何理也翁曰諸君獨不見含水葫蘆乎滿而不瀉者止有一孔氣不得通故也今吾上通其氣而下自行此自常理顧諸君不察耳衆乃服其生平持論通亮如此

附孝義三人

冷茂才日升龍州扶櫬記曰先君諱植元字養冲性好遊東涉高句麗西窮哈密山川風土人物歷歷可指掌談也又數遊嶺南已卯歲攜仲子日晟而南兵火

翱翔滄桑代謝長往異域生死昧如已廿餘年矣已
丑歲洋舶飄入浙東風傳多中華人不孝隨督學翟
于園先生以往歷訪年餘罔有踪迹乃歸又數歲適
韞退趙先生擢嶺西大叅不孝間關俱往遇鄉里喬
君際寓將客遊粵西不孝忽心動長跼泣涕託之訪
求意亦不敢知也會韞退先生將齋捧入賀于京苦
無所依往返閱歲輒與俱比再至端州而喬君自粵
西來微聞先君旅櫬消息似在龍州不孝乞韞退先

生移文左江道且具扁舟相送端州至龍州五千餘里溯牂牁而上灘險凡三百七十有奇其最者如蒼梧之長洲滾龍南平之崆嶺銅鼓潯州之龍門虎跳南寧之火燄烏蠻太平之羊尾魚影波勢怒號危石側立舟蟻貫其中稍失尺寸立成齏粉雖長年篙師至此無不惴惴色變呼籲神明以求須臾之濟路出石門日亭午舟子牽挽間虎出叢薄搏一人而去其舟與人虎相牽絆幾俱廢柁師斧斷之得免至鹿村

大風壞舟進退無策仰天而號忽有乘風揚帆而來者急呼求救至則豫章劉基臣韞退先生端州幕中所晤客也握手相慰遂附之同舟過橫州永淳其地多盜艇日夜行劫往來裹足及達南寧則左江道已去任窘甚謀之基臣即以嶺西之移陳情于南寧太守虞公慨然移書于思明府郡丞左右之蓋以土屬皆所統轄也再逾壺城則無復中華人矣男婦形狀侏僂語言文字不通無可奈何適遇廬陵彭翔如者

際寓疇昔交也往來于此歲月滋久深得彼中風俗
語言際寓嘗以先君之事寄託之恰自明江下馱棉
不期而遇信宿商畧俱返龍州際寓之于先人計至
矣又有齟客王姓者傳不孝仲弟晟寄寓遷隆地近
分茅嶺即古銅柱界也岐路彷徨艤宿不眠中夜鳴
咽鄰舟有廉君石玉者聞之問故遂贈言削牘與其
朋好明江任玉書加意區畫其人任俠諸土司所信
服也又有同鄉許君鳳山德平人避地于此哀不孝

事毅然佐之同往明江思明當事因玉書護導甚備
遷隆去思明又二百餘里中道阻水風雨驟至昏如
深夜人不相見幾于飄沒既至晉會司官情極惻窳
且曰予龍州甥也總角時往來外家見有客傾倒座
上予戲其旁舉座盛稱之曰此冷先生也今丰度尚
可記憶若有子客寓于予峒屬予必知之因聚各鄉
榔頭詢查僉曰未有始知馱棉醯客之傳多訛闕矣
于是乘舟順流急還明江復因玉書集明江之耆父

問之有那利蔡鄭二客年皆髦矣舊客龍州嘗與先君邂逅近以避亂徙居聞不孝之請扶杖偕往由此之龍州路經滑石灘適與葬師譚先生遇蔡叟曰事有緒矣譚即太翁忘形交也要與俱至甫停舟鄭叟引不孝至北門交帶橋遙指曰太翁佳城當在此中矣太翁客此時與土官出遊周覽指點歎賞後聞舉以相贈某依稀記之及至其處荒茅鬱森無跡可辨不但不孝泣血計窮二叟亦徬徨無措乃逐屋切訊

冀一遇之越二日市人嚴世隆者見不孝驚顧相訊
知其故歎曰小子君弟之友也太翁之葬予以力助
焉地不在北而在東生前形容若何疾病若何棺木
若何墓形若何土色若何葬後交趾內犯土人奔竄
君弟抱病不知所終不孝亟起再拜同至東郊大江
之左土地祠之右墓封若斧形不類土司之圓而銳
也墓內土色以鋤取視亦如其言遂憑葬師譚先生
於四月初六日啟攢三日之內所需悉具移柩之辰

大雨如注不孝默祝曰雨若此何以舉事意者先靈不欲歸骸故鄉耶移刻忽大霽啟棺一如嚴言且殉衣顏色尚未損平日家居所常服也維時土官督備及與先人不孝一面之識者咸弔奠如禮為不孝加額嗟乎不孝之罪重矣阻絕廿餘年萬里窮裔遂克奉遺櫬以歸實先君之靈式憑之至若先生長者二三親知周旋翊掖不遺餘力甚至天涯未謀面殊服異俗之人翕爾同情不孝何脩蒙此不孝膚陋無文

不諳紀述然仁人君子之用心不敢泯也謹撫始末書其槩云

灌長氏曰觀生之貌殆文弱士也而意思深篤不忘其親初其往也鄉里悲其意而疑其事豈不以道險且遠歷時之久茫茫萬里在蠻荒中措手何從哉乃艱難百折而其事卒濟觀其成也蓋有天幸焉抑可謂難也已矣余讀其傳不忍沒也有子若此雖遠遊可矣

趙春盛籠水人父謨使酒無賴失其祖資好鬪鄉里畏

之春盛甫冠即隸賊曹為健兒家貧不能治弓矢器
具但以膂力時侮其同輩庚辰冬大饑菜蕪新泰間
揭竿日起使者檄交下責賊曹不擒賊舊制賊曹本
郡外兼制四邑各以健兒數十人赴賊曹習指揮後
邑長率輕賊曹索餉多不應健兒無食往往亡去時
賊曹主者為隴西李君別駕年已老得檄無措亟率
騎數人步數人馳詣新泰合淄川騎五十人新泰土
兵四百人別駕喜曰可破賊矣趣往新泰令與健兒

長世奇諫不聽會使檄又下不亟往且得罪辛巳正月
初六日出新泰四十里卒與賊遇賊約數千皆盤
長矛往來呼躍亟發砲擊之中數人不却俄而四面
驟至衆潰騎者皆馳別駕老不能馳遂墮春盛為步
卒力戰已出圍返顧別駕墮復還攜之走未一里賊
愈衆不能去道傍有短牆扶別駕上自與賊鬪刺十
餘人死賊環攻之中數十創兩臂不能舉乃仆而死
別駕亦遇害 趙進美曰巳卯春濟南陷萊蕪新泰

盜羣起事定率悔解去賊曹天雄董君至萊蕪徐牖
其魁斬之事平旋中考功法庚辰賊初合不過數十
騎餘皆荷鋤夫耳若以兩郡兵殲之易易也乃相望
不前而力驅數百鄉農與之戰豈遂以此為可勝抑
猶冀賊之悔而自解耶濟則斥于文法不濟則身殉
之又何賊曹之不幸乎春盛為予族弟年甫二十一
而能力敵以死其長然則謂世無其人不可也竭閭
閻以供戰士久矣一夫之烈豈足輕重而卒不多聞

何哉

此傳見清
止閣集

許經歷尚忠者初不識字十餘歲給事人家每見童子
誦讀常竊聽之又好問時以手畫地作字數歲粗曉
大意好潤談所如輒不合曰此不知我輒去之後事
御史任公濬為書史初任巡按中州流氛大擾因病
解歸越歲復起督師河南聞賊去來窺汴已三歲矣
乃簡徒以行尚忠與焉前至長垣其軍中車騎材官
持文書迎者皆至夜宿傳舍忽城中大噪城下賊適

至舍中人悉起應之則前車騎材官盡賊也已入傳
舍刼任以行從者皆散走尚忠獨從至順德不降俱
被縛去欲兵之尚忠在後呼曰死則死矣相公心放
正者不可亂任被創悶絕復蘇賊乃緩之俱囚窄室
中守者入夜少怠尚忠從中抽椽發屋欲縱主人去
賊覺之未得行後持至京師賊敗乃俱歸順治中尚
忠以倉塲從事年勞選授瓊州府經歷安撫山峒黎
人又有勞効得其風俗要領以歸自記履歷道其事

甚詳殊可聽

風土歲時

蟋蟀在堂好樂無荒昭唐俗之儉坎其擊缶宛丘之道
知陳國之亡老人嬉戲纔如嬰兒識漢道之昌市有醉
人以為上瑞兆李祚之替然則觀風問俗察其民氣雖
甚細事亦得失之林治亂之跡也昔子貢觀于蜡而譏
一國之人皆若狂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賜也非
爾所知也夫里閭之情通乎伏臘誰能違衆離俗自託

于上古之世哉抑長慮却顧固不可不懷良士之思也
聊述風土見人情焉

立春日迎春于秋谷觴于范泉

元夜以琉璃碗燈薦佛並散門庭又集義嶺下作三日
醮

十六日女兒相將作小姑戲

二月二日家家庭內以豆箕灰作廩圈謂宜五穀又作
符置門上禁虫蝎也

十五日上塚添土令高次日展謁

寒食作水漿推飯經夏不餲日以涼水沃之却暑病解
勛勞

清明飯牛益一乾糲田家語曰打千罵萬清明一飯

女兒家作鞦韆戲

三月十五日四月十八日七月三日集顏文姜靈泉廟
酬香愿四方畢至也

端午插艾葉以雄黃塗耳却虫害也絲縷如故

六月六日炒小麥作麪和蜜食之謂却熱除泄疾

春雨杏花秋山紅葉處處登高無須重九

秋七月設祭顏娘墳並及翁姑其祝詞是顏娘語官為攝事緣情而設推孝之至此禮天下無也

八月朔日未出取花上露洗眼謂去風熱益清明又濡墨點小兒腹疾猶雪白花紅醕面作華容也

十月一日既滌塲芻茭在野取之不問主人

巫鼓樂神十一月大盛

臘八作粥投諸果餌食之

匠人作屋雖復廣堂高樓只一數仰瓦不須重合歲久不漏他處效之輒漏也

民間娶婦輒以甕一雙置門上

娶婦納幣女家輒以筵箸納酒尊中謂十停九住作吉祥也

喪家裝老不用綾純綢緞止取絹綿謂綿者綿綿絹者眷也猶繾綣也

執喪孤子無婦或無子婦主內治者間以治喪日省禮
成合謂共更父母之喪同事異室于禮為權而傳曰
縗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喪者相弔楮錠太豐雖貧家動損數百錢此禮恐難繼
也

喪家競作佛事道釋竟御箏絃或曰此亦天樂須有楞
嚴經曰辟如琴瑟笙篴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
不能發故天王帝釋執持不廢也此雖微言終成戲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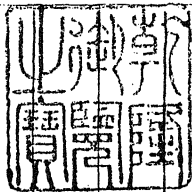
大家治喪邀人作棚塲結為樓閣雕牆高者二三丈皆以布帛雜采為之照耀山谷此太侈不可久也

春秋丁祭無官分獻諸生攝之

主人召客席終遙見粉湯則客起爭門按范致明岳陽風土記湖湘間賓客燕集供魚清羹則衆皆退如中州之水飯也

四月蠶熟柵葉長皆取葉裹粟米麪山花作角食

八九月拾橡栗作粉食



顏山雜記卷二